

实录

华不注投稿邮箱:
qlwbhzbz@163.com

如果用一个词形容济南，你会怎么说？

“一个老城，有山有水，全在天底下晒着阳光，暖和安适地睡着，只等春风来把它们唤醒，这是不是个理想的境界？”呵呵，这是70多年前老舍对济南的评价。

而最近《新周刊》杂志给济南的最新名号：济南——苟且之城。

8年前，《新周刊》为济南的定位是“钝感之城”。

8年后，《新周刊》的评价是：如今的济南，似乎更像一座“无感之城”——无亮点、无特色、无趣味。就这样“不上不下，不好不坏，不吵不闹”地苟且着。除了泉水文化和因夏雨荷而闻名的大明湖，文人墨客也找不到其兴奋点。

人的性格自然决定着城市的性格。在很多外地人眼里，济南注定是一个心理状况良好的城市，行走在济南街头，你甚至看不到焦虑的面孔。人人自足，热情沉稳，见人喊“大哥大姐”，或言必称“老师”。济南人朴实、热情、规矩，不排外，但弱点同样鲜明。

那么作为济南人，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家乡济南或是济南人，你会选哪个？有什么样的原因抑或什么样的独特感受？欢迎写下来，与大家分享。

征文要求：1000字以内，文体不限。请附上个人的姓名、职业。来稿请尽量不要用附件。

投稿邮箱：qlwbhzbz@163.com

【味道】

嘎拉油子

□陈洁

田螺又名香螺，通常生活在池塘、水田、小溪或河沟里。《本草纲目》记载：田螺利湿清热，止渴醒酒，利大小便；治脚气、黄疸。这身着硬壳的小东西在水系丰富的济南处处皆有。老济南人又赋予了田螺一个爱称：嘎拉油子。它曾是济南家喻户晓的美食，也是我小时夏天最爱的一道大菜。

印象中，每年春末夏初是嘎拉油子最肥的时候，大街小巷随处可见的是小贩们推着满满一三轮车的嘎拉油子，再就是那拖着长音的叫卖声：嘎-拉-油-子-

每次我妈都会足足买上5斤，回来用水反复清洗后，静置在大盆里，滴上几滴香油，引诱嘎拉油子们放松下来，从壳子里懒懒伸出头，在享受香油味道的同时，吐出体内的污物。两天以后，再次清洗嘎拉油子。之后是最细致的工序：用钳子或剪子剪掉它们的尾部，这可关系到嘎拉油子在炒制时是否入味的关键。每到此时，都是一家人轮流上阵，噼里啪啦剪完一盆需要很长时间，真是体力和耐力的双重考验。

基本工作完成后总是由我妈掌勺，葱、姜、蒜、辣椒爆锅再放些肉末，加上酱油，倒入嘎拉油子，大火炒制。从小贩把嘎拉油子倒入铝制秤盘开始，到一遍遍清洗，再到放入炒锅炒制的这一串过程，满耳都是嘎拉油子们的硬壳与盛放它们容器的摩擦声和碰撞声，再和着烹饪时那四溢的香气，真称得上是从视觉到听觉再到味觉的全方位诱惑。

美味装盘上桌，一家人雀跃着每人抓取一个，用力吮吸，嘎拉油子壳内的浓汁和着那一小块筋道美味的嫩肉一起吸入口中，此时满屋弥漫着沁人心脾的香味，还有那此起彼伏的吮吸声，现在想来都让我垂涎欲滴。

一天走三十公里，一夏天脱八九层皮 我是护泉人：

【活法】

□王树涛

我是环城公园保安，每天面对的都是清凉的泉水，但我却很少能静下心来，有时还挺焦躁。

在白石泉边，经常有人会把脚伸到泉水里，这时我得赶紧告诉他别伸脚，因为这是人家喝的水。有人离河边太近，我也得立即提醒，因为石头滑，真掉河里就麻烦了。每时每刻，我们都在靠嗓子喊话，很多游客是配合的，但也有不少人理解。我记得，有一位老太太在白石泉里涮桶，我们的队员劝阻她，没想到老太太直接一句话呛过来，“你管得着吗，我愿意涮，你这个水给我我都不要。”

有的年轻人半夜喝了酒，更是难以沟通。有天夜里我巡逻到白石泉边一看，三四个人的脚丫子泡到泉水里了。“先生您好，这里禁止泡脚。”我上前劝他们上来，迎来的是醉酒人的满口脏话。“你一个保安管得着吗！”他们不把我放在眼里，要看我的工作证，不让我用肩头的数字录像机录像，还掏出手机拍我。迫于无奈，我只能使出最后一招，电话联系派出所。

去年有个56岁的大爷，违反公园规定，非要骑着自行车进直饮取水点。我们赶紧上前拦住他的车，一位队员的肩头还被大爷的车把狠狠撞了一下，半天缓不过劲来。没想到，大爷却喊：“我有心脏病，都别碰我！”无奈之下，我掏出几十块钱，给他买来了速效救心丸，但之后我还是告诉他：“您先含着，我们也不能让自行车入园。”

在白石泉边，总是吵吵闹闹的。劝说不听，有人就打12345投诉，还有的发泄不

满，破坏公园里的垃圾桶。新来的年轻保安气得红了脸，当时就想脱衣服走人。我已经36岁了，作为他们的老班长，经常要给新人做思想工作。其实，但凡他们干出点成绩，比如成功制止了一起夜间裸泳、护城河钓鱼等违反规定的事，这些年轻人就又有了干下去的动力。

说起工作成绩，大家心里都挺骄傲的。从去年6月份，我们振邦保安天桥分公司进驻环城公园后，这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护城河里游泳、刷牙、洗澡、洗脸的，白石泉里泡脚，这些都不见了。

白石泉里的泉水清澈见底，常年打水的市民乐开了花。这些仗义的爱泉人，愿意帮我们说句话，让人心头很热乎。有一次，一位市民在白石泉里泡脚，不听劝阻。旁边的老大爷便从那人的脚丫子旁边接了桶水对他说：“你把这水喝了。”那人便灰溜溜地走了。

最让我感动的是一份热乎乎的爱心早餐。一天早上5点半，一位风雨无阻来打水的老大爷如期出现，看见我问道：“吃了吗？”我说：“没吃呢，要不我给您买点吧。”“别，我这还给你买了呢。”说着，他从兜里拿出一套煎饼果子。有些老人腿脚不好，我们常帮他们打水，渐渐便成了朋友。

总有各种东西掉进泉水里，手机、钱包、桶、水壶、相机，我们天天捞，周末尤其多。去年有位上海的游客把身份证掉在了白石桥上，我的分队长于川托在车管所的姐姐查到了失主电话。失主急着出国，很着急，拿到身份证后特别感激，当场掏出200块钱，于川



大明湖畔·小小说征文
投稿邮箱：lixiazuoxie@163.com

波澜不惊

□陈苑辉

经过了一季寒冬的侵袭如今的春意依然凉心透背。千佛山上，穿着白衬衣外加黑色西装的葛大爷仰头望了眼天空，天上的白云似乎静止不动了。葱茏的小区里空空荡荡，偶尔可见一两个老人陪着孩子玩耍。

从来没有发觉白天那么漫长那么百无聊赖，葛大爷一个人走在路上，内心深处的空虚常常让他混沌、难受起来。他想找个人聊聊天，可是没有一个人认识他。主动向人搭讪，却时常遭受一些白眼，仿佛他是一只老色狼。

葛大爷见一腆着肚子的妇女手持燃香向金佛叩拜祈福，便悄悄地对她说：“喂，有人要跳楼了！”那个妇女白了他一眼，葛大爷自感没趣，继续漫无目的游荡。

一棵高大的龙眼树下，几个老头在下棋，偶尔迸出一两句他听不懂的白话。旁边，一名嗑瓜子的小姑娘双眼盯着远方山下正在施工的摩天大楼发呆，他靠过去说：“小朋友，我觉得有人要跳楼了。”

小姑娘收回目光，疑惑地盯了半晌，往四周瞅了瞅问：“大爷，您是不是眼花了？莫名其妙怎么会有人跳楼？”

“哦，”葛大爷原地若有所思转了个圈，“是不是活腻了？——

这佛真大啊！”他边说边走，身后躺着的金佛投下奇异的影子。有人扭头望了望，嘀咕道：“这老头是不是神经有问题？天天一个人自言自语瞎逛。”

每天都是这样，没有人搭理他。也不知逛到什么时候，反正肚子饿了，就找个店铺随便买些零食当做午餐，走累了，就靠在路边、树底下、台阶上歇一会儿。刺耳的汽车喇叭声或者刹车声猛地惊醒了他，他又接着瞎走。反正回到家也是一个人，更郁闷更无从言说。外面总可以看见一些人，也才觉得这个世界还是鲜活的。

夜幕降临或者夜色将深之时，葛大爷的手机会滴哩哩响起来，手机里头儿子或儿媳一定会质问他瞎逛到哪里去了，怎么都不着家。他不想说话，累，或者懒得说。这天回家后，没洗手，直接坐到凳子上准备吃饭。儿子埋怨道：“爸，你怎么不去先洗手呢？”

“有人要跳楼。——他会向死而生！”葛大爷的眼神突然注入某种异样的神采，好像点亮了一盏灯，那灯光足以照亮他空洞的心房。

“爸，你怎么总这样？是不是出现什么幻觉了？这句话你都说得我们耳朵起茧了！”儿媳不耐烦地说。

“你妈的忌日差不多到了……乡下真好……你们结婚那么久了怎么不生孩子呢？”葛大爷拿筷子的手有些抖，好像得了帕金森病，干燥的嘴里东拉一句西扯一句让人摸不着头脑。

说啥也不要。后来我们收到了失主寄来的感谢信。还有一次，一位游客光顾着拍照了，包忘在一边就走了。她焦急地找到我们，我们调出监控找到了，包里面有三个金戒指一对玉镯，价值三万。每当帮助别人时，我就觉得干这行挺神圣。

现在是我们最忙的时候，因为炎炎夏日，人们特别贪水去年七月份泉水浴场开放时，等候的队伍一直排到白石泉。炙热的日头晃得人眼睛痛，我们站在太阳地里，虽然有遮阳伞，但感觉蒸得慌。一天下来后背又疼又红，在三十七八度高温的炙烤下，胳膊上开始起盐粒子。皮一层层地脱，总是火辣辣地疼，一夏天能脱八九层。于川老说他白，我总以为他开玩笑。直到有一天他摘下手表，看到那煞白的表印子我才发现他确实此言不虚。

冬天人虽然少，但白石泉边是风口，北风呼呼地吹，我们穿着双层大衣和保暖裤，站四小时还是冻得透心凉，瑟瑟发抖。

每天我要沿着护城河来回巡逻，一天要走大约30公里路。脚上磨得都是泡，一个季度一双鞋就报废了。晚上回家赶紧舒舒服服泡个脚，不愿再说话。因为嗓子始终又哑又疼，白天的我是外向的，回到家就换了个人似的。

(整理
本报记者
范佳)

儿子听了，生气地答道：“爸，我们才结婚两年，我们不想那么快生孩子！”然后一家人无话，各自默默吃饭。

“爸，你可以写写字练练书法呀，你没退休前不是喜欢题字吗？”儿子顿了顿筷子问。

“那是县城，我们老家的县城。”

“哪里不都一样？现在城里生活水平高，比乡下强多了。白天你自己照顾好自己，我和静都挺忙的，下班了有时还要加班，不就图个先苦后甜嘛！”儿子说完，嘴里嚼着一块乌黑的木耳，又看了看自己的老婆。葛大爷两眼呆滞，放下了筷子，不吃了。他碗里的白米饭才扒完一半。

日子也就这样过呗，每座繁华的城市每天都在高速地运转，谁顾得上谁啊。当然，最近还不断听到某某“大老虎”被纪检委打落下来的新闻，或者某某女在某地被杀等。拥挤的城市每天都有各种奇闻，见怪不怪。

一天，有人听到了一则新闻：“本台讯，省城济南克拉之滨花园小区有一位姓葛的大爷从17楼跳下身亡。据周围的居民说，老人生前似乎患有严重的抑郁症，喜欢在小区附近瞎逛，喜欢跟陌生人搭讪，其儿子悲痛欲绝不愿多说，本台记者打听到，这位葛大爷退休前是老家县城的交通局副局长……”

听到这则报道的人们忍不住唏嘘了一下，又开始忙自己的事了。